

阅读者的双重性格

□ 郁喆隽

“二战”时期，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小镇上，有一条名叫天堂的小街。经过一夜的轰炸，整条街的人差不多都去了天堂。小女孩莉赛尔因在地下室读书而幸免于难，她最后从瓦砾中捡起来的也是一本书。这是电影《偷书贼》中的一个场景。导演赐予了阅读者特殊的祝福。在这个深度阅读成为奢侈品的时代，很多人或许不能理解她的选择。

阅读者是孤独的，这种孤独并不可耻。因为阅读是世上最为私密的事情之一，和饮食男女一样，别人无法代替你进行。我们中的有些人能够在书中安静下来，掩饰、逃避、躲藏，远离外界的纷繁芜杂、滚滚红尘。当你打开一本书，就好像建起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、一段永垂不朽的长城。你就是这个王国的君主，没有你的允许，旁人无法进入。你打开一本书，又仿佛种下一片桃园、铺上一片青草。你安坐青草之上、花雨之中，平静宁谧，独享清香。你打开一本书，又如同发



现了一汪不老清泉、一缕春日晨光，刹那永恒，物我两忘。有了这种孤独，我们便能直面本心，读出一个自己来。阅读者享受孤独，感悟一页一世界。一名纺织女工在休息间隙抽时间阅读

阅读者是冒险的。当你打开一本书，等待你的是各种邂逅、不期而遇。每一页书中都隐藏着飓风或旋涡，让你直上云霄或遁入幽冥。每一页书中还可能闯出各色奇怪角色，海盗、学究、王子、乞丐、精灵、神明。他们从无名中来，却会把自己印在你身上，用你的躯体获得新生。每一页书中也许还蕴含着各种心境情绪，让你时而唏嘘不已、痛哭流涕，时而又情不自禁破涕为笑。你打开一本书，又好似开启了一条可以随意穿梭的时空隧道，瞬间拥有了一双可以御风的翅膀。每一页书中还可能隐含着一场涤荡一切的头脑风暴、一场迫在眉睫的革命，打开它你可能坚定如往昔，也可能瞬间“三观”尽毁。在书中，百年乃至千年

前的先贤、怪才与你同在。在书中，你可以与古人窃窃私语，也可以与他们唇枪舌剑。而每当你合上书页，你都不再是打开它时的自己——人不能两次打开同一本书。

阅读是一种瘾。莉赛尔为此要去纳粹市长家的书房偷书。在以百万年计的人类进化史中，阅读者染上了这种瘾。曾看过一张照片：1940年德国空军轰炸伦敦之后，位于西区的荷兰屋图书馆几乎全毁。但有几个绅士站在废墟之中忘我地翻阅着幸存的书籍。如果真有一天，我们的文明可以不再通过阅读而延续，那么今天请还让我过把瘾。

阅读是一种祝福，也是一种诅咒。阅读者如果有一部《创世记》，伊甸园中可以没有生命树，但一定有一棵智慧树，树上结的不是苹果，而是书。即便要冒被逐出伊甸园的风险，也要伸手去采下一本。

——摘自《书城》

点滴

躬身入局

□ 苗向东

我为桥梁，凡事可渡。
谈判专家给手下人提了一个问题：水田埂上，有两个人挑着担相对走来，想要过去，就必须有一个人下到水田里。可春寒料峭，下去鞋子湿了还弄一脚泥，冻个半死，于是谁也不愿意下去。两个人吵起来，长者说：“你年轻，你下去。”年轻人说：“我的担子重，下去很难起来。”长者说：“我的是新鞋，下去就毁了。”年轻人说：“我的脚砍柴时受伤了，我下了田，伤口会感染。”争来争去没结果。谈判专家问：“现在你们是调停者，怎么劝？”

一个人说：“劝年轻人下去，我们应该尊重老人。”有人反驳：“年轻人担子重，下到田里陷下去就起不来了，如果再让老人来拉，很可能把老年人拉下水，还不如让老人下田。”有人说给年轻人一双水鞋。有人说：“农村哪来的水鞋，再说水鞋也没那么高，还可能会进水。”

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。谈判专家说：“如果你们把自己当局外人，怎么可能说服。如果你脱了鞋，走到田里，说，老人家，担子交给我，我替你挑会儿，你侧身过去。他们过去后，调停人再把担子交给老人。”

听到这儿，大家幡然大悟。谈判专家最后说：“我们当调停人的，不要当旁观者，高谈阔论，指手画脚。而要把自己放进去，扶一下、推一把、挑一肩，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这叫躬身入局，把自己当成解决问题的关键变量。”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争着为父亲捐肝的姐妹

□ 许永海

爱就是我们储备的最好的良药。
57岁的方大伯是宁波人。方大伯虽然矮小瘦弱，但他用坚强的双肩撑起了整个家。两个女儿听话懂事，一家四口的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。然而，一场不请自来的疾病打破了这个家的幸福。

2019年7月，方大伯反复出现乏力、胃口不佳，吃一点东西就感觉肚子胀得厉害，整个人也没了精气神。方大伯去医院，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，他腹腔有大量积液，被医生确诊为“肝硬化失代偿期，腹水”。听到这个结果，方大伯当场蒙了，这可是不治之症呀。

方大妈把检查结果小心地告诉了两个女儿，听到这个结果，两个女儿捂着嘴哭开了，她们想不到心善开朗的父亲被病魔给盯上了。大女儿小娜把泪擦干，语气坚定地对母亲和妹妹说：“现在医学发达，不管花多少钱，都要把爸爸的病治好。”

经过咨询，医生告诉小娜，如果想要彻底地医好方大伯的病，换肝是最有效的方法。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父亲，早已做好捐肝思想准备的小娜对来查房的医生说：“医生，我来捐肝，不用再等了，马上安排手术吧。”刚刚大学毕业的妹妹小洁拦住姐姐说：“我年轻，比你更适合捐肝，由我来。”小洁却说：“不行，正因为你年轻，不适合。”小洁哭着对姐姐说：“我也是爸爸给的生命，我年轻，让我来。”两姐妹为捐肝争执不下。

看着争执中的两姐妹，方大妈流出了眼泪。躺在病床上的方大伯却坚决不同意：“你们还年轻，以后人生道路还长，捐肝对身体不利，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。”小洁抢着说：“爸，我们家没有男

孩，您从来不重男轻女。有书让我去读，有好吃的留给我。记得有一年，妈妈大病住院治疗，眼看就要开学，学费还不知从哪里找，是您找亲戚们一家家地上门借钱，我才得以继续上学。现在，轮到我为您出力了。”小娜也抢着说：“我是大姐，不用再多说了，由我来。”经过反复劝说，最后方大伯终于同意了“活体捐肝”的方案。

经过医生一系列的相关检查，方大伯的两个女儿都符合肝脏移植条件。听到检查结果，小娜却偷偷地找到医生：“我妹妹还小，这么大的手术，肚子上肯定会留疤，万一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？反正我已经结婚生孩子了，让我来。”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后，小娜悄悄地把母亲拉到一边把自己的决定说了。

2019年12月1日，小娜和父亲一起被推进手术室。在随后4个小时的手术中，医生从小娜的身上切除了480克的肝脏，移植到了父亲身上，小娜捐肝手术完成。紧接着，方大伯历经9个小时的肝脏移植手术也顺利结束，他被送进重症监护室进一步观察、治疗。麻药过后，从疼痛中醒来的小娜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护士，我爸爸怎么样了？”得知手术成功，她才放下心来。小娜术后身体恢复得不错，9天后，就顺利出院。方大伯也转回了普通病房继续治疗。

捐肝救父，亲情如山。但恢复中的小娜却淡然地说：“是父亲给了我生命，捐肝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只要父亲能重新健康起来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”此时，妹妹正陪在姐姐的身旁，一脸怜爱地看着姐姐。姐妹同心，其爱熔金啊！

——摘自《做人与处世》

文苑

好人

□ 爱玛胡

要过春节了，门诊的病人却一点儿不见少，大多是想趁年前看病开点儿药。

我屁股不挪窝地一直看病看到下班时间，眼看门口没有病人了，隔壁诊室传来锁门的声音。我站起身，伸伸腰和脖子，准备洗手下班。

刚关了电脑，门口一个人影一闪，又晃了回来。那是个60多岁的男子，貌不惊人，穿着旧棉服，手里拎着个大行李包，看上去沉甸甸的。他拿着挂号单问我：“看病在这里吗？”我说：“下班了，去急诊吧。”看他脸色不好，我想：只当做个好事吧。接过挂号单，我把电脑重新开启，说：“算了，我给你看完病再走吧。”他有点儿局促地跟我道歉：“耽误您时间了。”他坐下，把包放在双腿间，夹得紧紧的。

原来，他刚刚在开车时突然感到心慌，心跳得很快，当时人就快要晕过去，眼前一片模糊，出了很多汗。亏他还晓得把车开到路边停下。他坐着歇了会儿，感觉好些了，抬头发现正巧在医院旁边，就挂了个号。我一听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于是检查了血压、心跳，开检查单：“你应该是心律失常了，去查血、做心电图。我估计你得住院。”

他一听就急了，双手直挥：“医生，我不住院，你给我开点儿药吃就行。”

怕住院的病人不止他一个，我说：“不管住不住院，检查你总要做，那样我才知道该开什么药给你呀。”

他觉得有理，接了单子，拎包要走。

我说：“心脏不好还拎着重物满楼跑，出事我可负不起责。包就搁这儿，没人拿你东西，我帮你看着。”那包的四角都磨得起毛了，能装什么好东西！老人就是这样，啥都当宝。

他犹豫了一下，把包放下，走了。

我起身把他的包踢到桌子下面，别说，还挺沉。我上了个厕所，刚晃回来，他就进门了，手里拿着报告——果然是心律失常，还好没有缺血。我劝他最好留院观察，但他还是坚持只开药不住院。他说他有事，要宽限两天，已经打电话叫人来接他了，路上不会出事。

强求不得，我开好药方签好字，递给他时问：“什么事比命金贵呢？我搞不懂你。”他说：“医生，你不晓得，我带了一二十号人做工程，年底好不容易才结清账，一百多万在包里，我要赶回去给大家发工钱好过年。”

一百多万？一百多万什么？我傻了，指指桌下的包，他点点头。我脑海中闪现出各种拖欠工钱，被跳楼索薪的黑心老板的新闻报道，脱口而出：“你真是个好人呀！”又说，“那你可千万注意，一忙完就要看病，好人要活长一些。”

这时，接他的人来了，弯腰从桌底把包拽出来。我说：“你心也真大，一百多万就交给不认识的人管。”

他冲我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是好人。”

——《病人看病医生看人》



■ 赠稿邮箱:dtwbzj@163.com



大同日报社主管主办 大同晚报编辑部出版 电话:0352-2050272
编辑部地址: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 邮政编码:037010

承印: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:0352-2429838
广告经营许可证:140200400009 广告热线:0352-5105678

发行热线:0352-2503915

自办发行 全年订价:258元